

原子弹爆炸使我失去家人

奥村 绫子 （当时八岁）

作者当时八岁，是城山国民小学的三年级学生，在距离爆炸中心八百米的城山町遭到原子弹爆炸。在原爆中父母和兄弟遇难，只有自己幸免一死。现在，在同为原爆受害者的商店里工作。

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在距离爆炸中心八百米的城山町被炸，当时八岁。那一天，家里八名成员遇难。城山町当时围绕着绿茵树木，被认为是安全的地方，因为即远离铁道车站和港口，又远离热闹繁华的街道，周围也没有大工厂。也正是因为这样有很多疏散来这里的人遇难了。

当时的城山町是一个广阔又安静的地方，城山小学附近有市营住宅，它的西面是田野和山丘。我住的村子是一个悠闲宁静四邻相接的地方。由十二、三户人家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小集落。如果站在村子里的某个地方，叫一声“大叔……”，一定会听到“哎……”的回答声。就是这样大家都像一家人似的，悠闲自在地生活着。

八月九日十一点零二分，发生了原子弹爆炸。村子、房子和人在那一瞬间被毁灭消失。原子弹在松山町上空五百米处爆炸，带着强烈的闪光，爆发出穿破鼓膜震耳欲聋的轰鸣，形成了一片火海。

八月九日早晨，父亲和哥哥出门工作。空袭的警报声一拉响，我就和母亲还有弟妹们一起钻进了防空洞避难。好不容易等到警报解除，母亲和弟妹们回到自己家里。我呢，去了一家稍远的小朋友家玩儿。我们在一棵大大的柿子树下玩耍着。

虽然距离爆炸中心相当近，可我却并没有听到原子弹爆炸那巨大的轰鸣声，也没有看见原子弹的蘑菇云。“咔嚓”一声和惊人刺眼的一道倏地闪光过后，我立刻就俯卧在地面上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大概是被爆炸后的冲击波吹飞了，已不在身边。

小朋友的家被炸塌了。我慌慌张张地跑下长长的石阶，急急忙忙地往自己家奔去。我出门去玩儿的时候，附近一带有房子、有田地，而现在却什么也没有剩下。

叔母家也没有了，森山的马死了，人也没了。我一边哭，一边朝着自己家的方向加紧了脚步。

刚刚新建的我家房子，被炸平倒塌，已没有踪影，本该早已到家的母亲和弟妹们也找不到。

还是小学三年级的我，“发生了什么事儿？”我简直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。

我想起了居民小组的防空洞，便向那儿跑去。这样，我马上就遇上了四岁的弟弟，他被火烧伤，正哭喊着。可我面对受伤的弟弟无能为力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于是，我对弟弟说了声：“我去把母亲叫来。”就留下弟弟，沿着刚才来的路，去寻找母亲。路上，住在附近的阿婆告诉我：妹妹被压在金橘树下。我又匆匆地奔到妹妹那里一看，平时健康可爱的妹妹已经完全变了一幅模样，肿胀着脸，身子动弹不得。可我为妹妹什么也做不了，什么也没做。

无论如何要找到母亲，我想。因为母亲经常去帮助干农活，所以我就到母亲可能去的水田或者庄稼地，但是到处不见母亲的影子。

八月九日的晚上，我是和弟弟还有邻居们在居民小组的防空洞里度过的。

其他的家庭享受着重逢的喜悦，能听到“你还是活着”、“身体没事就好”的话，我这里却怎么等、也等不来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和弟弟，谁也没有回来。

我们全家在新房子建成以前，一直借住在伯母家院子里，是离开主房另建的独立房屋。原子弹落下时，

伯母正在城山小学附近的水田里除草。虽然全身被火烧伤，但她还是回到了家。连身受重伤的都回了家，伯母六口之家也就算“团圆”了。

无论是身负重伤、无论模样怎么样，只要全家能够见上一面，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才能平静下来。

到此为止，所发生的事儿我一直记得，而这之后发生的，却在我的记忆里中断了。原子弹爆炸使我遭受了无情的打击，使我尝到了失去全部亲人的痛苦和悲哀。全家只剩下弟弟和我两个人。大概是那巨大打击的缘故吧，也可能是太过于“痛苦和悲哀”，我完全丧失了那一段时间的记忆。其实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和伯母还有表姐妹们一起生活，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却没有留下任何这段生活的记忆。

时隔十五年，我在与表姐妹们重逢的时候，从她们那儿听说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包括身负重伤的伯母不久就去世了，我一直守在她的身边不肯离去，哭喊着：“伯母，你不要走嘛，你可不要走啊！”

后来，伯母去世后，我和弟弟被一位从未见过的远亲收养。我们十分地不愿意地离开了长崎。去乡下的事，使我恢复了记忆。

我们渡过了架在浦上川上面的大桥，怀着不安和悲痛，被带到乡下。

城山小学附近的市营住宅全被炸毁，只剩下道路，被烧得漆黑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。本来美丽清澈的浦上川，曾经是孩子们去钓鱼游泳的浦上川，现在却聚集了众多由于原子弹爆炸后身体被烧伤，渴望喝水的人们，这些人死后的尸体交错地叠在一起。

丧失了关于原子弹记忆的我，总以为只要到城山去就能和父母相会，所以在被亲戚收养以后，也曾多次花上三个小时的时间，从乡下来到城山，踏着沉重的脚步找寻家人。我这样三番五次的“城山行”，每次都被领了回去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我渐渐地死了心，停止了“城山行”，开始带弟弟去医院。

弟弟被火烧伤得非常严重。我领着幼小的弟弟去看病，可我自己也不大，“背”不了他，只好牵着他的手慢腾腾地走着去医院。如果母亲在的话，他就会说：“要背！”；如果母亲在的话，他就会喊叫“疼死了！”；如果母亲在的话，他会被宠爱。但是现在，四岁的弟弟只能强忍着疼痛去医院。原子弹爆炸的两个月后——十月二十三日，弟弟带着地狱般的折磨，离开了人世。我觉得，如果救不了他一命，还不如当场死去为好。弟弟那一声不吭忍耐剧痛的模样，一直在我的眼前不能忘怀。

我是在外面玩的时候被炸，肯定受到了大量辐射，因此开始脱发、牙龈出血和全身无力，身体状况不好，可却没让我去医院。那时候，也不知道患的是“原子弹爆炸病”。

即使身体不好，也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，失去双亲的悲伤和烦恼是怎么也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。单要习惯乡下生活就非常吃力。原子弹爆炸，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
四十六年里，我无法也无处诉说原子弹受害的痛苦，只能远远地逃离它。现在，我还是想把我家人的事情尽可能地写出来，留给世人。于是，我写了一页左右，登载在长崎原爆受难者协会主办的被爆者手记集《留给未来的遗产》上；我又和姐姐的朋友见了面，得知了那时我所不曾知道的家人的情况，特别是有关我姐姐，使我重新认识到原子弹带来的悲哀和凄惨，从而更增强了我面对原子弹爆炸现实的勇气。现在，我把当时的经历和我的意愿等等，一点点地讲述给修学旅行的学生们听。

我的父亲被炸死在半山腰。我那时拼命寻找的母亲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，听说是为了掩护两岁的弟弟而身亡的，母亲没有当场死去，因为没有救助人员，最后咽了气。

关于哥哥，至今行踪不明，毫无消息。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四十年，但我还是不想认为哥哥已离开了人世。

每月忌日的时候，我会一个人从乡下来到城山的墓地，抱着“可能会和哥哥相见”的念头，在墓地里等待着哥哥。

每次在报纸、招牌上，一看到写着“德永”的姓，就马上在它的下面寻找哥哥的名字。哥哥是我心中的依靠。

核爆后的第四十年，得知三菱兵器制造所举行追悼会。因为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曾在三菱兵器制造所工作，所以我参加了追悼会，并在死难者名册中找寻他们的名字。我在名册里发现了父亲的名字，但却没有看到哥哥的名字。哥哥最后的情况至今仍无从知晓。

我的家庭成员分别死在不同的地方，而且衣服也被烧尽，死去时就如裸体一般。是否有遗骨也无法知道。我分别去了他们死去的地方，取回那里的泥土，和新的衣服一起埋葬在城山德永家族的坟墓中。时隔四十六年家人终于在此团聚，在此长眠了。